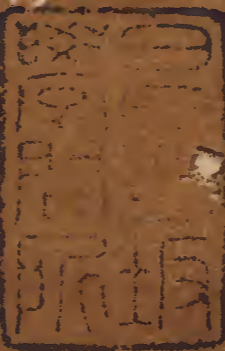


商海墨生談

下之



漢書門
二七八〇號類
三架
四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七八〇號類
三架
四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80
冊數 4 (3)
函號 307 1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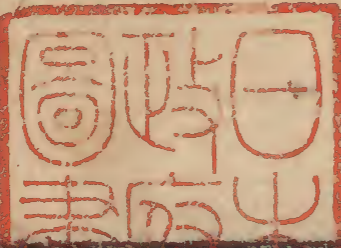


兩山墨談卷之十

吳興陳霆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
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見豈當時江
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
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
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黃濁
真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
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魚

淺草文庫



柳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爲寂寞之濱矣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食之虫形似蚕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蚕之將繅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蟹人鬻之作釣緝甚適於用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

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大元年按范石湖騷騷錄袁州仰山有孚惠廟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司徒竹冊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寶正無考爲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

以拜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
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
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斬王熙誨者
是也熙謹於乾德二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
終吾意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
其供報三代惟以美為父焉吁可悲矣

孟珙滅金俘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
司責供狀且脅其書完顏守緒為虜主天綱擲
筆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為既而但書為故主亦

足悲矣續綱目載其事末云不知其所終偶閱
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
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充計議官完顏好海保義
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宥罪之
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
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
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
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

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卧古
 峯石空嵌秀溜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
 宋營良岳取石於靈璧網運未訖而汴都被兵
 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
 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
 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仇殺
 無知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
 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

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
 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弑立雍廩殺之是年
 春魯公及齊大夫盟于既時子糾小白各有黨
 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于既者蓋大夫之來迎
 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
 臣國高為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
 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

子糾於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于齊其前后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傳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叔聘糾以為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糾取小白之為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聞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即本之越絕也然則等為無稽也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壓遂重建闕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碑出焉童稚群剗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於州為亟掩之而闕王廟迄今歸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
歸于齊其前后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
傳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
叔聘糾以為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
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
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
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
糾取小白之為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聞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即本之
越絕也然則等為無稽也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
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
神祠可鎮壓遂重建關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
崩墓碑出焉童稚群剡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
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於州為亟掩之而
關王廟迄今歸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
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
伏法長葬于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
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
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于此理或
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姬美不
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髡禿肆毒禍及陵骨私
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為之痛
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

德祐入元以後事不任私喜為備著于此其說
云宋少帝入覲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尚主一日
與內宴酣後起爬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擎
擢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
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為僧以脫禍未
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皇后公主及姬御遁
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為僧名完
普至是居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
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

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
俾邁來的養為子長名安權帖睦爾後從靜江
迎入正大位即順帝也 皇明啓運中國有歸
帝集三宮臣僚退避真主駐應昌而殂其子孫
遁去至今君主漠北蓋蒼蒼於宋窘之於其祖
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為無知趙氏未為
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
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時年蓋十八周王以仁
宗延祐二年出遁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

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應以五十一歲生
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
帝殂群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
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攝遣使漠北迎周王歸正
大統周王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為明宗比歸興
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弒及文宗復立
以明宗子安權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群臣起
上意在也子乃上言得於安權乳母之言云明
宗在北之時素謂安權為非其子於是安權不

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青島繼又徙廣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殂太后以受權為明宗元子命群臣迎立是為順帝後虞集以草前詔逮至都既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輒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為宋胤或亦素悟而誌冊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沒宗室有遺落中山者眾共立為主期欲興復不克而滅元末韓山童者自言祖父係宋胤國亡變姓暨汝穎兵起率推立為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

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為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太宋之天之句元人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屬於沙州懼為眾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學者但知范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不知秦在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于秦王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雎之前久矣然雖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于諸侯秦人特俾雎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雎之狙變奚為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

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獸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夫羽固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

有據耳

晉陳訢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主兵死後為王敦所殺景泰中袁忠徹嘗謂人曰少保于公何不卑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被戮人咸神之今觀訢之相

卓如此知索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澠滌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滌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復能改

谷音詩予既撮其悲憤感切者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慮簡冊之終遺也乃錄其槩于左王澮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為師教

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書促之鎮澮不應浮海而遯程自脩洛陽人也性孝友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琅琊冉琇好縱橫談世為李氏客難且作琇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璫滅東向三哭伏劍死王翦篤學尚氣吳曦謀反來請翦翦陽病風瘖潛詣安丙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為農終身廣陵張琰偉軀長鬣個儻有節槩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

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烏散琰獨闢死
汪涯事母孝宣撫賈佖道請為客當作露布獻
捷涯瞋目曰啗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
所不能也佖道怒搃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
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詹本建安人
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為郎先致書本本方
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始曰前即持竿渡
溪去不知所終四明皇甫子明性豪宕乘小舟
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

子發狂痛哭蹈海丁問負氣敢言潭州安撫向
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
不宜推究書奏羈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
度秀整嘗主趙崇灃後灃逮繫義自請詣獄俱
以瘦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
悉

唐李涪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
為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
既武氏從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反正遷

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為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
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
臣安於清太宗廟定制不曾論及遂使二都並
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
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
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
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帝之位成也是洛
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

室裸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裸
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
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
哉但成王既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
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討之謂所親曰吾
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克生按司馬懿專魏王凌
謀除之後事不就為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
自討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凌事以自附集

覽徒見刊文為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為釋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

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為此論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

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末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不知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踈謬亦衆柳不知為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少斑然面尚童顏幘頭紫袍玉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

貌豐偉所服乃襜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
祖父此元主寧入賜坐命盡工貌者也不知果
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綉遇
絳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
懼為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
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
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
填集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窓紙云霜筠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
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
得前所想慕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
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
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願戀榮利窓紙所書特
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偽日拙此
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
而琢之可為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

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
 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
 為響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超古所謂浮磬
 豈即此地所產禹嘗扣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克
 貢耶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燃
 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
 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願謂曰汝太尉尋
 常當此清景則何為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

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為尚書清
 事也宋為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
 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
 所談党家風味事然陶以慚沮而宋竟酣適乃
 知二公襟袍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霆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遊杭
與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
慶雲見將賦詩劉侯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
也淮楚之分當有

訪遇
真主出翌日具囊襍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遍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予

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天兵克處州以炎為
總制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
肯出炎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
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招之于時劉基章溢
尤為處士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
類自以嘗仕元耻為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
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
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諭劉無以荅遂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
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劉乃深服嘆曰
基始自以為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
也於是乃就徵摠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
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莘野三聘
之風續綱目書曰
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
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
售蓋傳聞之謬也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于安石其言曰安石尚知操莽為可惡而蘇氏以荀彧為聖人然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為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踈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間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

坡以穿窬視操丕而以幼安為賢於荀孔則操丕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瞋呵妄斥者言固不可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尚安所顧籍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
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
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爲居丞相
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敦
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
如生質之續綱目爲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
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
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
禹戮之鄱陽王逢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
子官遊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流東岸則塗山
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
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
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
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爲據但
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爲近而禹以後
至爲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

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
原矣疑未當輒戡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
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戡防風
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爲一而胡曾
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鳳陽府懷遠縣枕荆山之麓山即卞和氏獲璧
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尚能指示世說
荆山之玉爲世所寶而麓之石似王者其名曰
珉珉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粗曠頑石求

所謂珉珉絕不可得而復童巔不毛焦竭殊甚
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
則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媚古人之言要
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縣之東積水數千
頃今名安豐塘卽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
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
朝於塘岸剏四十八閘時其鍾泄中復多菰薺
藕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飼於塘所活

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莫利
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
村民既乏香火鷄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
聞歲一修祀蓋甚欽典也附塘一沼清泠可鑑
且淵深叵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
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
驗竟不值便而止或文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
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浹旬或見城郭
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

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
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
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燄與地氣蒸鬱偶爾變
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已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爲詭
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恠之辭而自然典
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
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
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

則因事感觸遇物發越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里而因風觸石則洄波湍流變態百出久之而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瀉千里極變態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時劉恕道原為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古或堯舜公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

續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號令征伐自諸侯出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年為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氏接此求為諸侯通鑑託始于威烈王命韓魏趙魏為諸侯為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揚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義心嘗疑之及闕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

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
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
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嘗有
所移動非才劫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
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
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窒之夜則去絮香
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
中仍以絮窒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

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
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
故處起塔供養蓋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
南宋時固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
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弒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
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
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弒帝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砍汝頭時后自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也遂與安樂行弒夫庸詎知此玄宗靖內難之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瞿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貴范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差之亾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為拘論而義豐則

專咎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戢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之禍彼其境內蠶殄稻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迨其既平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湣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臧宋而驕符秦

之亡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
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即大書承正統前
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
興國四年蓋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
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子前既論所適
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
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
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

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
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即王氏富國疆
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拘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
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
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敝而蘇自
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
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先魏時御史蕭
忻疏云高軒和鸞者闈宦之嫠婦胡馬鳴珂者
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
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
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其妻擢以故為
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滂
皆衰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嫚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
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敕太子有

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踐
祚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
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
即此二敕其知學問為有益而元臣為當敬非
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
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營
頭之氣於占法為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
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暮月蔡破金滅此禍兆

之已證者也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
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
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泯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
遠而維持仁厚儷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
之若燎毛定之若植礎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
秦人亦無告諭之詞心常疑之蓋武王之時商
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
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

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
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
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
命秦又取二周芟蕪之園視天下無復有爲周
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
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
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
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
黜元之年併以我

吳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麾之大義而秉
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
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

墻而一扣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為元尚書賈魯故宅中庭
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西宅没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
以為驛相傳云魯興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
緣是汝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
實為之予意不然河決固當沿沿河亦欲救民
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
主中國紀綱廢弛彛倫斃敗而風俗惡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不治河能保其不止也耶考之元史嘗以工部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興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曩子歸自太原道出驛下飯其後廳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

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勝浩歎

陳子極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北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為授意而侯霸榮推刃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為以討賊其他卒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勲賢忠亮者或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

事即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
欲為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
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木命工刻成像設
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
佛舍利置毫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
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
于寺繼時雷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兀
术入臨安高宗遜于海兀术上謁天竺問知其

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
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
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石刻中則
故物為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
像杭僧率認為故物以金石刻証之蓋後人補
刻他木之贗者也

燕京於慶壽寺作聖容殿奉之意皆南牧之際也因併及之

又記金陵志公泗州僧如二像皆真身塑者兀术並徙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
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

星說 卷三
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渴
而歸此即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菹而
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
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
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
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
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
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
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
之為王沉沉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為夥故天下
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
但云多涉之為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
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
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

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為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
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
此否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為九江王至
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為淮南王
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
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
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
王曰請奉命蓋進叙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

其謬誤耳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
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
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
劍為句彭越傳上赦越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置蜀之青衣縣
越西行至鄭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

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逾呂后從長安來遂使學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為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吳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令張良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從入漢中後說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畧定韓地遂立為韓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往有誤認為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

史記 卷十三
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爲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聞
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謦又罵上老狗上心噉之未發也
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
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
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
所從來者遠矣

宋理宗微時鞠于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偕弟
與芮浴于河時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
河澚天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舷側天錫卧舟
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之爲全
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
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芮也日者
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
史時陰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
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史

以長者當貴卒立為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
知帝王之生信非偶然也理宗既立與芮子攷
為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
為全后宋后入覲元主為尼於燕寺以卒后
之遺像予得見於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
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為予言聞之父祖此
后當入北時手寫以遺族人者蘇本全氏國亡
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鎮今復僑居于新市子孫
襲今姓云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
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
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
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為呂后作紀然則人之
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
帝宜為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
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為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
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為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
也

史記傳張湯杜周于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
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
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
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
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貸湯則世得議已故
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貸之此正如
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
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
洩以爲子孔之後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者固之措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
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蓋
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爲
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
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疆杜衍杜周爲縱爪
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
治是時趙禹張湯爲九卿矣縱後棄市閱一歲
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縣

亭長數廢數為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
為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減宣傳
宣為右扶風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
任用夫禹縱溫舒宣皆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
援引湯周以為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郅都以下
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
便趙禹据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
死後因密事廢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暇

何暇論繩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
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
嘗盡改馬遷之舊也贊末復云湯周子孫貴盛
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
顯志而晦固貸湯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
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蘆中
若夢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
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

誕然漢費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
類使壺公事非虛則盧所遇有之矣
我

太祖以戊申年即

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
主避去雖其遊魂駐應昌踰歲而歿然歸我華
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
于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尚襲位號然
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即位之

年即為接正統之日大書表年紹宋作觀而或
者猶疑於舊主尚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
應昌之元難擬於厓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
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
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殂明年上都破太子愛猷識
里達臘逃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為也速迭
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末遣將往討其
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

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
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
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
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
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
脫懽子也先居漠西尾刺之地正統初朝貢如
常 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
篡戮本 朝因絕之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矣兩事藏

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則甲實取之
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子謂吾身
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養高與物罕
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硯謝
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
非途不趨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議吾踪跡是
謂藏足保固貞元絕意房闔使靡曼不得動吾
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即之而
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正統間統墓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此中人豈腐闌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豈腐闌上斯事甚異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籍至東城因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謂斬耳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霆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為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

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爲信予考之
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
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汝惟天
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
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
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
大定之日屈指爲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
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
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

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
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
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
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
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注但言桑
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
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
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

商世雩帝之所故湯以旱禱于桑林商世因謹
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
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用之會享則褻
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固遜也太王志
欲剪商而太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太
伯逃去于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益駸駸有代
商之勢太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
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

焉予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
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吳越
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
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固得
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
之文而僞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漢公主間有私夫如竇太主則董偃蓋長主則
丁外人皆通朝所知而公卿所推接然董偃死
與竇主會葬於霸陵此尤異事也

潘氏榮曰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衽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為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後同休而共戚者顧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弒復計滅王僚之術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為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僇其屍可乎太

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胥獨何人敢遂不
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諛而戮賢自平王之
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
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
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
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
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
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
復父之讐是其孝為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

君則移孝為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
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
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
吳而被戮故例為之悼恨吾今暴之亦春秋不
隱惡之誼也又按楚鄭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
非是不讐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
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鄭公之言如此則
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
言其責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

又左傳云敵惠

敢怨不在後世此
皆可為復讐之斷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北
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
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愛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
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醕醢

永為常例以為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
文帝生日詔天下為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
報本則生日禁屠宰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
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嘆曰怪哉怪
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虫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
俱備漢馳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對如此
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
以去虫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虫浸

酒中頌史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
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
酒解憂蓋用朔語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
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
掩日陽光為陰魄所蔽故為日食如日月雖會
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
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
者則置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

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耀所不足處
則為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
為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
虛而為食以是亦為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
秘籌妙筭若與鬼神為謀非人可矚者今讀薛
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
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
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

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闕也今
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
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
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遠
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
鮮當為拈出

齊人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
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筭謂以
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
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敖字以予觀
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擅弓之
高古也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
同聽政我

太祖既即帝位昇猶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俾
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

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亾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聞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顧以天險難攻總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

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隤守者震恐無復閉志迄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滯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唇視奴然呼曰烏龍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龍語蓋

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
為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
穆於會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
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
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
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
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
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積

誠弗包也此即吾儒無為而治王道本諸天德
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為者得人以任衆職久
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為所謂天德者精一以
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
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慎於虛寂而目之
為異端也

晉顏含不肯從郭璞筮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
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著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善推衍之術其言曰自

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
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真達生
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
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
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
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
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
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

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間有南人然天
下日躋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聞益
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椰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
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為椰子林邑
王憤之乃命製為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
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
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
劉章者得二核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

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
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為特異竟亦莫知為何
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
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南皆四
岳之後堯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
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
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
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槩謂堯以天下讓一山

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
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
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
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
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
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
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
終有國故與象日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
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

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爲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爲天子緣是興奸雄非聖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爲耻而當時亦不以爲怪非若後世有土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爲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

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無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也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爲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爲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殷相說自莊周妄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

子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爲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爲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

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爲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瞋止妄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爲最切也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予非文人而所性所值實協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吳興陳霆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
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
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槩雄厲真有凌轢萬象
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
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
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
鯨波再涉而不惧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

夫嘆老嗟卑悼遺佚而憫厄窮者經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
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
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
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
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爲民而已私無預
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
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爲任天下者類如此

與夫履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
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
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焦勞之
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
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爲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
二妾史記汲冢書胥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
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爲妲己其一名氏不
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

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
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為神女不
敢前犯揚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兩
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
旦之名幾於泯沒然以為西施所掩故亾吳之
罪獨得以逭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為不幸
也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
詈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

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媪頗能言京
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媪顰蹙曰我本中原士
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今枉道為某事吾子
不從盧啣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
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
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
多遜默然趣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倣於此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
為上卿而亾不越境返不討賊殺其君者非盾

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弒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亾度其當時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爲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惧非穿弒公則公族趙固有所以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爲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

而發端肇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弒君公以盾故而被弒是穿特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譬之父兄與人爭鬪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詞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導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授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盾雖不知猶為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未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誣之乎其為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茲不復論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嬖也秦伯曰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及晉將薄秦人于河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患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觀此則穿之狂躁易動蓋性成也其於行弑宜其無難者盾之返國不惟不討且使之逆成公于周則將護之明矣以其舉措而繫其心則首惡之坐罪如之何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為皇后汪克

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為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應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注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婕妤好予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為后故綱目謹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為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

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
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爲限曜飲不過二升或
爲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爲飲茶之証予
閱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
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
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謹不合啜
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有啜茶之說矣非
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揚鐵崖嘗
本之作賦其語云虛輪暈軫橫轅倚輓平廂層
構低高間施木鐫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彗列
鼓獨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
逢逢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
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堠之旁羅已
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朝曾
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

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不厭棄
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
其於處已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拂
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為依阿俯仰滑梯
鵲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真蠟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
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
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為歲
首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為後九

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豈真蠟置曆
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尚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揚溥劉友益曰書卒何子徐誥
也自宋弒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
鄒公書薨於是揚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
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
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詞意
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
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逼殺方誦佛書於樓

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
之卒實徐誥弒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
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
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
事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內園
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
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
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

馬未經調習忽爾騰躍僖宗左脇遂倒地欲
死浪狗驚惶以銀盃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
稱氣疾醫人候脉謂爲膀胱氣作投治莫效卧
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
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
乘輿服御寶器悉爲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
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
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
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

盡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氏畧同而尤爲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者太宗天資恐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弒逆則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五代故習當時以爲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兇逆此皆先入之疑勝

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羸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歲不加兵於二國以爲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頻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爲得荊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

之計坐成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足以得天下
之形便與否而已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
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
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
矣而不能先事諫止何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
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飛羽其
夙契深厚雖名爲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
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固嘗致其不悅矣及羽

敗歿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然欲爲其報讐孔
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
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悼恨忿怒而贊成此舉孔
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己之棄薄
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
孝直爲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
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睦庶可
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爲非而勢不可已則姑
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兇

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
免千慮之一失也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
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
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
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
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
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
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寘鼎大規已立未

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京
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為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
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故特避居
于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
居東之為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
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
而悲其遽去耶

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
句往往崛竒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

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
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
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境之聖祠雖
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
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

書君與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
以伊陟為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
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
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

中更沃丁太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蓋一
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至斯時當耄荒矣固無
秉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
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
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湏年百有八天下寧
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儒已詫其壽考陟
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陟為尹之
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
特為君與言之世儒不考慮謂尹之子耳

墨言 卷十四
海中有鰕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挿
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鰕夷以多鬚
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飄至一處人
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美而亦鬚因作詩云花
無蓋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為求
救於龍王因悟為群鰕所魅蓋所遇乃鰕鳥也
大槩如烏衣國之類此殆因鰕夷之名而造為
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安尾過行路一豎坐地

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搗兔兩
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瘳挨老樹牯則喘視同
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
器傳共鳴鼓而虎已逝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
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驚風雨
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為兩牛
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
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人

有目司馬公為牛者黃定者不平作冤牛文以
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枕犁而卧乳虎出鬻
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
轉鬪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寤視
牛蹂躪之處意以為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
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
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冤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
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擇特則牧與之閤
牧憊則特與之抗更互迭進久之村民嚙呼而

前虎始逸去而特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快山之
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冤之牛雖能
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
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特兩全彼此相信愛
如程史所云者哉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皇詔

卷一

皇詔

